



DON'T  
PANIC

# 基本无害

## Mostly Harmless

〔英〕道格拉斯·亚当斯 著 姚向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



# 基本无害

## Mostly Harmless

[英] 道格拉斯·亚当斯 著 姚向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本无害/(英)亚当斯(Adams, D.)著;  
姚向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 1  
书名原文: Mostly Harmless  
ISBN 978 - 7 - 5327 - 6363 - 4

I. ①基… II. ①亚… ②姚…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英国—现代 IV. ① I 561.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0001 号

Douglas Adams

### **Mostly Harmless**

Copyright © Serious Productions Ltd, 1992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 - 2010 - 260 号

### 基本无害

[英] 道格拉斯·亚当斯 著 姚向辉 译  
责任编辑 / 张吉人 装帧设计 / 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http://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http://www.ewen.cc)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110,000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 - 15,000 册

ISBN 978 - 7 - 5327 - 6363 - 4 / I · 3799

定价: 26.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 - 57602918

献给隆

该发生的，总会发生。

该在发生时引起其他事情发生的，  
总会在发生时引起其他事情发生。

然而，时间上不必总是遵循前后顺序。

该在发生时引起本身再次发生的，  
总会再次发生。



银河系的历史被折腾得有点混乱，原因林林总总：部分因为尝试记录的人脑子有点混乱，同时也因为确实发生了一些容易引起混乱的事情。

问题之一与光速和超越光速的各种困难有关系。你无法超越光速。除了遵循其独有法则的坏消息之外，没什么能比光跑得更快。小阿肯托福星的脑脱人倒是尝试制造过用坏消息驱动的星际飞船，但造出来的飞船不怎么好用，而且极其不受欢迎，因为它们不管何时抵达何地，都来得非常不合时宜。

因此，大体而言，银河系的人民更愿意在各自当地的混乱中苦思冥想，而银河系本身的历史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大体只是一种宇宙论而已。

倒不是说人们没在努力。他们尝试派遣飞船舰队去遥远的

地方打仗或做生意，但不管去哪儿都得花上几千年。等舰队好不容易抵达目的地，已经有人发明了其他的航行手段，比方说利用超空间绕过光速，因此慢于光速的舰队前去打的仗早就在他们抵达前几百年打完了。

这当然无法浇灭船员想打仗的热情。他们受过训练，摩拳擦掌，刚从几千年的长眠中醒来，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打一场硬仗——扎昆在上，这仗非打不可。

银河系混乱史上最初始的大混乱就是这么诞生的：战争时常在争端按理说已经解决了几百年后重新爆发。然而，相比之下，这些混乱根本算不了什么，因为发明时间旅行之后，战争开始在争端产生前几百年提前打响，历史学家不得不竭力拆解那些谜团。待到无限不可能性引擎出现，开始有整个星球出乎意料地变成香蕉蛋糕，至高超加隆大学了不起的历史系终于举手投降，主动关门，把大楼让给快速扩张的神学与水球联合系——他们眼馋历史系的大楼已经有好多年了。

这当然没什么不好，但同时也几乎百分之百地意味着大家永远都不会知道——比方说——格雷布隆人来自何方和究竟有何目的了。多么可惜啊，因为若是有人哪怕只是对他们稍有了解，就有可能避免一场无比可怕的灾祸了，至少也能让这场灾祸换个方式发生。

咻，啞。

格雷布隆巨大的灰色侦查舰悄然穿过黑色虚空。它的速度快得离奇，令人叹为观止，但对于亿万闪烁群星的背景而言，却似乎动也不动，只是凝固在无穷星尘和璀璨夜空中的一粒小黑点罢了。

飞船上，一切都和过去几千年毫无区别，暗沉沉，静悄悄。

咔哒，嗡。

好吧，几乎一切。

咔哒，咔哒，嗡。

咔哒，嗡，咔哒，嗡，咔哒，嗡。

咔哒，咔哒，咔哒，咔哒，咔哒，嗡。

嗡——

一个低等级监控程序唤醒飞船半睡眠的赛博大脑深处的等级稍高的监控程序，报告说每次“咔哒”都只得到一个“嗡”。

等级稍高的监控程序问它应该得到什么，低等级监控程序说不记得应该得到什么了，但估计多半是什么微弱而满足的轻叹声，对吧？低等级监控程序不知道这个“嗡”是从哪儿来的。咔哒，嗡，咔哒，嗡。现在得到的只有“嗡”。

等级稍高的监控程序想了想，觉得不太喜欢。它问低等级监控程序说你具体在监控什么，低等级监控程序说这个我也不记得了，只记得应该每隔十年就“咔哒，唉”一次，先前从未出过差错。低等级监控程序试过查询错误对照表，但怎么也找不

到，所以才向等级较高的监控程序报告问题。

等级较高的监控程序去查询它的一张对照表，看低等级监控程序应该在监控什么。

它找不到那张对照表。

奇怪。

再次调阅，只得到了一条错误信息。它尝试在错误信息对照表里查询这条错误信息，但也没有找到。它犹豫了几纳秒，然后重复整个过程，接着唤醒了区域功能超级管理员。

区域功能超级管理员注意到摆在面前的问题，唤醒它的监控代理，监控代理也注意到了问题。几毫秒后，全船休眠了几年到几百年不等的虚拟电路齐刷刷地恢复生气。某个地方有什么东西出了严重的问题，但没有一个监控程序知道究竟是什么问题。各个层级都遗失了至关重要的指南，在至关重要的指南遗失时应该怎么做指南也同样遗失了。

许多小软件模块（所谓“代理”）在逻辑通道中跑来跑去，集合、讨论、再集合，很快得出结论：整艘飞船的记忆全都变得支离破碎，问题向上一直延伸到了中央任务模块。无论怎么拷问，都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连中央任务模块本身似乎都遭到了破坏。

事实上，问题反而变得容易处理了：更换任务模块。飞船上还有个备用的任务模块，百分之百是原始任务模块的复制品。出于安全原因，任务模块必须手动更换，原始任务模块和

备用模块之间不存在物理连接。中央任务模块更换之后，它可以事无巨细地监督系统其他部分的重建工作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看守保险库的机器人收到指令，从带有防护力场的保险库取出备用中央任务模块，带往飞船的逻辑舱进行安装。

这个过程牵涉到漫长的紧急密码交换和执行各种协议，机器人拷问代理程序，确认指令是否真实。最后，机器人终于满意了，所有流程都正确无误。他们从储藏室取出备用的中央任务模块，带着它走出保险库，随即掉出飞船，打着旋飞进虚空。

对于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这是第一条重大线索。

继续调查之下，事情经过很快水落石出。一块陨石在船壳上砸出了个大窟窿。先前之所以没有探测到，是因为陨石干净利落地破坏了探测飞船有否受到陨石撞击的处理设备。

首先要做的是封住洞口。结果证明这一点不可能做到，因为传感器看不见洞口位于何处，而应该指出传感器出了故障的监控程序也出了故障，总在说传感器一切正常。飞船只能通过机器人（带着能让飞船看见洞口的备用大脑）显然掉出了洞口这一事实推测出洞口的存在。

飞船尝试理智地思考问题，失败后彻底昏迷了一小会儿。当然，它没有意识到自己昏迷过，因为它昏迷了过去。它只是惊讶地发现星空突然跳动。第三次见到星空跳动，飞船终于意

识到自己肯定昏迷过，因此现在必须做几个重大决定。

飞船放松下来。

飞船意识到它其实还没有做过重大决定，恐慌起来，接着又昏迷了一小会儿。再次醒来以后，尽管看不见洞口，但它知道洞口肯定位于什么地方，于是封闭了那个地方周围的全部舱壁。

飞船显然还没有抵达目的地，它断断续续地想着，但它此刻根本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和怎么去，因此看起来没有必要继续航行了。它从支离破碎的中央任务模块里搜罗出几小块指令的残片，拼起来是这样的：

“你的!!!!!!!!!!!!!!!!!!!!!! 年任务是去!!  
!!!!!!!!!!!!!!!!!!!!!! ,!!!!!!!!!! ,!!!!!!!!!!!!!!!!!!!!!!  
!!!!!!!!!!!!!! , 降落!!!!!!!!!!!!!!!!!!!!!! 安全距  
离!!!!!!!!!!!!!!!!!!!!!! 监控经过!!!!!!!!!!!!!!!!!!!!!!  
! ……”

剩下的完全是无用信息。

永远陷入昏迷之前，飞船必须把这些七零八落的指令传达给比较原始的各个辅助系统。

还必须唤醒全部船员。

但还有一个问题。为了安全起见，船员开始冬眠时，所有人的记忆、人格和各自对任务的理解，都被传入中央任务模块进行保管。船员将彻底不知道他们是谁，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

在这里。哎呀呀。

彻底昏迷前的一瞬间，飞船意识到引擎也开始失灵。

各种辅助自动系统操纵飞船，载着刚被唤醒、失魂落魄的船员继续滑行，自动系统只知道找个能降落的地方降落，找个能监控的东西监控。

就寻找能降落的地方而言，事情不怎么顺利。系统找到的星球荒凉、寒冷而孤独，离应该温暖它的恒星远得可怜，飞船耗尽了所携带的所有环境重造机械和生命支持系统，把这颗行星——更确切地说，行星上的几块区域——改造得适合居住。附近还有条件更好的星球，但飞船的战略自动机无疑锁定在潜伏模式，因此才选中了这颗最偏僻最不显眼的行星。另外，只有船上的首席战略官才有资格反对，但全体船员的意识都已遗失，所以谁也不知道首席战略官是谁，而就算能搞清楚谁是首席战略官，他又凭什么反对战略自动机的决定呢？

不过，就寻找能监控的东西而言，他们可算是挖到了金矿。

生命的非凡之处之一在于生命愿意在什么鬼地方忍受生活。只要能找到着力之处，不管什么地方，生命永远能找到办法坚持下去，无论是桑特拉金斯五星球的剧毒海洋里——那里的鱼儿根本不在乎自己在往什么方向游，还是佛雷斯特拉的烈火风暴中——据说那里到四万度才诞生了生命，生命甚至能在耗子的小肠里晃荡——仅仅因为能做到这件事而已。

生命甚至能在纽约存活，尽管谁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纽约的冬天，温度会跌到法定最低限度以下；其实温度也想跌到法定最低限度以下，只是谁也不会有常识愿意规定这个限度。最近有人做了个纽约客百大性格特质的清单，“有常识”好不容易才爬到第七十九位。

纽约的夏天实在太他娘的热了。如果你是佛雷斯特拉人那



种耐热爱热的生物，觉得四万到四万零四度稀松平常，那么情况是一码事；但如果你这种生物在行星公转到一边时要用许多其他动物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行星再公转半圈后发现自己的皮肤流水不止，情况就是另一码事了。

纽约的春天名不符实。很多纽约居民喜欢大吹大擂春天如何美妙，但他们若是真对春天有丁点起码的认识，就该知道同一个纬度上还有五千九百八十八个地方的春天更加宜人。

然而，秋天才是最糟糕的。比纽约的秋天更糟糕的东西少之又少。住在耗子小肠里的生物也许会反对，但住在耗子小肠里的绝大多数生物反正也不讨人喜欢，所以它们的意见活该被置之不理。纽约到了秋天，空气怎么闻都像有人在油炸山羊，要是你非得呼吸不可，最好打开一扇窗户，把脑袋塞进建筑物里呼吸。

翠西亚·麦克米兰热爱纽约。她一遍又一遍这么告诉自己。上西区，了不起。中城。哎呀，商店没得比。苏豪区。东村。衣服。书籍。寿司。意大利菜。熟食店。呦呵。

电影。同样呦呵。翠西亚刚去看完伍迪·艾伦的新电影——讲的都是担心在纽约变得神经质的故事。他就这个主题还拍过另外一两部电影，翠西亚心想不知他有没有考虑过搬家，听说他早就铁了心绝不离开纽约。因此估计他还会继续拍下去。

翠西亚热爱纽约，因为爱纽约有利于职业发展。爱纽约有